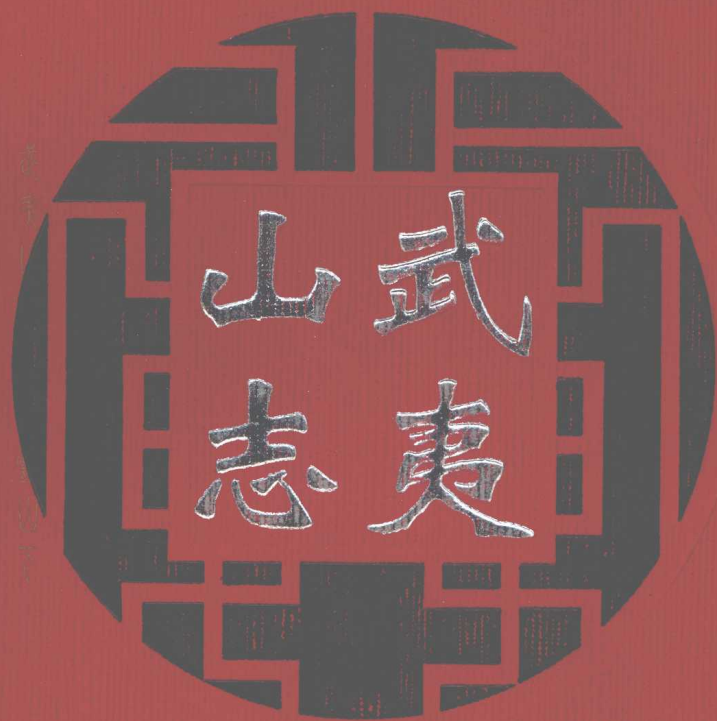


上

武夷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



董天工



方志出版社

清

董天工 编

武夷山志

【上】

方留章

黄胜科

邱培德

李夷

点校

李崇英

黄胜科

邱志娟

再校

武夷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
方志出版社出版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武夷山志/(清)董天工编;武夷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.—北京:方志出版社,2007.5

ISBN 978-7-80238-042-4

I.武… II.①董…②武… III.武夷山—地方志
IV.K928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58419 号

武夷山志

编 者: (清) 董天工

整 理: 武夷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

责任编辑: 朱玲玲

出 版 者: 方志出版社

(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大楼 12 层)

邮编 100732

网址 <http://www.fzph.org>

发 行: 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部

(010) 85195814 85196281

经 销: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京诚律师事务所

印 刷: 福州力人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: 730×1092 1/16

印 张: 56.375

字 数: 633 千

版 次: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0001-3000 套

ISBN 978-7-80238-042-4/K·810

全套定价: 180.00 元

·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

再 版 说 明

清董天工撰《武夷山志》于1997年12月点校出版。发行后，在武夷山风景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对外宣传武夷山方面，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，不仅得到各相关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好评，而且受到广大游客的青睐。作为点校者，我们感到莫大欣慰。

这次再版，我们根据领导的指示和广大读者的要求，在装帧设计上更注重该书的收藏价值和礼品价值，将原32开改为16开本，由原来的全一册改为上、中、下三册，线装。封面设计上更显得古香古色，并增加书套。另外，除对使用中发现的讹误进行修订外，对全书断句、分段再次斟酌，并适当增加部分括注，以期更加准确，更加接近作者原意。为尊重原刻本，将序、跋中1997年版删去的作者篆刻印章按原样补上。绘像赞文的作者，对原刻本印有“典斋”、“天工印”篆印和无作者的，1997年版一律增“典斋董天工”5字，本次再版按原刻本，有篆印的补上，无篆印的也不擅增。原刻本卷三中的诗文标题及作者名与内文有多处不一致的地方，1997年版未统一，本次再版进行前后对照、斟酌，对相关文字作适当增删、订正，以求全书一致。

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，但限于水平，讹误之处仍在所难免，敬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教。

武夷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

二〇〇六年十月

点校清董天工《武夷山志》前言

武夷山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,位于福建省武夷山市。市境内还有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、武夷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。三星闪烁,山川增辉。

自古以来,武夷山就享有“奇秀甲于东南”之誉。汉武帝曾派遣使者献乾鱼祭祀武夷君。晋代至南北朝,文士初涉山中者,皆诧为仙境。晋朝文字学家郭璞游山后所题诗句,被后人镌刻在九曲礁石上,称为题识石。南朝顾野王、江淹分别赞颂此山为“千崖竞秀,万壑争流”和“碧水丹山”。这两人当时享盛名于闽中,前者被誉为“崇人知学,自野王始”,后者以“梦笔生花”的轶事独占风采。迄至盛唐,武夷山声名远播。玄宗皇帝册封天下名山大川时,武夷山跻身其中。朝廷特遣登仕郎颜行之到武夷山发布敕令,立有丰碑。五代十国时期,武夷山先后纳入闽国和南唐的版图。闽王皇叔和南唐皇帝的御弟都曾辞荣入道,进山修行。武夷山尽享皇室殊荣,声名弥彰。嗣后,道教把武夷山列为三十六洞天之第十六洞天,名曰“升真元化洞天”。赵宋立朝以后,山中道观日隆。从北宋乾兴至熙宁末的半个世纪间,信奉道教的皇帝曾先后遣使到武夷山降香,投送金龙玉简多达 20 次。南宋时期,儒学进山,大放异彩,有“三代之下孔子”之称的朱熹在崇安县(今武夷山市)五夫里定居近 50 年。他“去武夷一舍而近,若其后圃”,并在武夷山五曲之畔构建武夷精舍,授徒讲学,著书立说,奠定了朱子理学的根基。山中佛教亦鼎盛于唐宋,寺庙连绵,梵音清越。儒释道三教荟萃的局面造就

了武夷山的独特地位。嗣后千百年间,三教鼎盛、并存争荣的局面久盛不衰:曰儒,则有康熙皇帝御赐紫阳书院匾额“学达性天”,武夷遂被誉为“道南理窟”;曰道,则有号称“武夷巨构”的冲佑观,著名住持江师隆曾被宋理宗敕赐为“金门羽客”;曰释,则有雄踞武夷中枢的名寺“天心禅寺”。山中书院林立,寺观巍峙,弦诵琅琅,钟鼓悠悠,名人荟萃,胜景益臻奇秀,自然人文景观咸备,诗词歌赋俱美。林林总总皆备载于自宋代以来陆续编纂的《武夷山志》中。按,自宋代刘夔始纂山志迄于清代董天工《武夷山志》(下简称董志)问世,共纂山志 14 种,但多已散佚。现存 4 种山志中,唯董志最称美善,被公认为武夷山志中之出类拔萃者。

董志修撰于清乾隆十六年(1751 年),两年完稿,第三年付梓问世。今国家图书馆和厦门大学等图书馆存有乾隆原刊本,弥足珍贵。董志在历代武夷山志中最为晚出,在编纂过程中,作者借鉴前人成果,吸取精华甚多,故在诸多武夷山志中体例最为完备,内容也最丰富。问世以来,一直被游山者奉为圭臬。遗憾的是,由于世事沧桑,原版久已散佚,此书遂告遁迹。事隔近百年之后,在朱熹定居地的崇安县五夫里,有识之士罗良嵩矢志弘扬乡土文化,拟将董志重刻付梓,并已写好序言,终因“手泽空遗”而在生前未能如愿。18 年后,其长子罗才纶克承父志,在广州任上将董志重刻付印,遂使董志流传至今。这段轶事载于点校本卷首罗良嵩撰写的《重刻董典斋先生〈武夷山志〉序》及其后裔为此书再版所撰《跋》之中。《序》文称:“董典斋(按,天工号典斋)辑志二十四卷,采讨既周,体裁悉当,较诸家更为详备。嗜卧游者欲购其书,卒未能得,盖原版之散佚久矣!”《跋》文道:“先将此书就近在羊城刊刻……聊以了夫未竟之绪,非敢云克承先

志也。”重新镌刻的董志书版至今仍珍藏于武夷山市文化馆。20世纪50年代,崇安县文化部门曾用该版在北京重印数百册,内部发行。80年代初,崇安县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。为适应旅游、文化与经济同步发展的需要,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与福州市古籍书店又联合影印董志千余册。出版后也早已售罄。时至今日,武夷山旅游业方兴未艾,中外游客逐年猛增,人们亟望挟书细游,按图索骥,或夜读山志以继白日之游兴,或吟咏玩味唱和古人之佳作。为此,我们在编纂新《武夷山志》之余,即着手进行董志的点校工作,俾使董志点校本能向广大武夷旅游者、导游员、武夷文化研究者、武夷诗文爱好者以及地方志工作者展示山中丰富多彩的自然、人文景观和广博精深的武夷文化内涵。

董志的编纂者董天工,字材六,号典斋,崇安星村曹墩人,书香世家。他先后任福建宁德、湖南新化、台湾彰化司铎、训导和山东观城县令,后因服丧回乡,遂选择武夷山隐屏峰下构建望仙楼,与其父董茂勋构建的留云书屋毗邻,书屋坊门至今仍存。董天工留居山中遍览武夷名胜,搜集旧志诗文,就其所亲见者详加考订,并细绘山图、绣像及山中主要建筑如冲佑观、紫阳书院等,图文并茂,汇为山志,共8册24卷。志书详细叙述武夷山水的形势、特色和名山历代所受敕封、颁赐;介绍历代到过武夷山的诸多名贤、官吏、隐逸、名释、羽客;记录古代建筑的兴废更替;展示山中古迹、物产以及游山诗文等。这些为研究武夷山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,对进一步认识和开发武夷山风景资源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和依据,对修复山中的著名建筑也提供了足以征信的蓝本。难能可贵的是,董天工对武夷山“三三六六”的特色赋予了实际的意义。“三三”得九,指濂洄群峰的九曲溪。

他考辨历代山志对九曲溪每一曲界定中的讹误，作出精确订正。“六六”三十六，指山中出类拔萃的三十六座名峰。历代山志对此仅是虚写而未能指实。董天工则根据民间口传和历代文人的确当品评，指实了三十六峰峰名。他在《凡例》中写道：“三三六六，其名已久，诸志无有指实其数者。今搜订参酌，备载于形势之内。”此举为武夷山水补充了一道流传万世的异彩。董氏倾心武夷、力著山志，功不可没。他还著有《金山志》、《焦山志》、《笺注石鼓图记》、《游九华诗》等山志、游诗以及理学著作《广集春秋繁露》。董编《武夷山志》完稿后，服丧期满，赴京补河北香河县令。他敬请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史贻直、户部尚书蒋溥以及建州刺史史曾期等人作序，诸名宦均乐而为之。卷首序文共8篇（自序不计），洋洋洒洒数千言，对此书褒赏有加，赞誉董氏“其有功于名山、接迹前贤，信可以不朽乎！”董天工任河北香河县令期间，为拱卫京津中枢建有功绩，升任安徽池州知府，逝世后葬于武夷山幔亭峰之麓。其墓至今尚存，被列为武夷山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点校董志，我们倾注了很大精力，并敬呈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卢美松副主任对全书进行审阅、校正，力求严谨准确、完整无误。由于我们据以点校的董志重刻本，或漫漶，或残缺，或由于书匠、刻工的疏误，致有舛误疑难之处。为此，我们参阅、对照了董志据以修撰的四本志书——明衷仲孺《武夷山志》、徐表然《武夷志略》、清王梓《武夷山志》和王复礼《武夷九曲志》，审慎点校。文字方面，除个别容易引起歧义，非用繁体字不可外，一律采用国家正式颁行的简化汉字；在处理繁体字、异体字、生造字、通假字、错字及避讳字时，以《康熙字典》、《辞海》（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）为

依据;对因誊抄、刻版之误造成的错字、别字、漏字、冗字,直接进行订正、补删,不另外加注;在句读与分段时,字斟句酌,反复推敲。另外,根据版面的需要,个别地方也适当增删了部分文字。如有的卷下没有卷名,为了统一,我们根据目录给以增补;每卷卷名下都有“武夷董天工典斋氏编,籍溪罗良嵩极峰重刻,男才育乐三、韬朴卿、纶经甫校刊”两行文字,我们认为与内文无关,均删去。董志重刻本中有同一人名而前后写法不一者,则参阅有关人名辞典予以订正,三处不易发觉的错页也做了纠正。由于我们水平有限,疏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指正。

武夷山市市志编纂委员会

一九九七年十二月

原 序

山水之乐，人情所同，顾或者闭户不出，纵览于山经地志而托之卧游，无如何也。

独余自三十岁迄今四十年中，持节遍天下，凡名山大川，如滇之点苍，粤东之庾岭、罗浮，秦之华岳，楚之衡山，豫章之匡庐，以至江乡之钟山、灊皖金焦诸胜，皆奉简书、拥旌钺以坐镇其间，或与僚佐相宴游，或风尘鞅掌一过弗顾，而所尤耿耿于怀弗能释者，则闽之武夷。

考武夷之迹最古，其所称武夷君、圣姥诸事，多荒诞不可信。六朝时，自顾野王讲授其中，文学以显。至宋，赵清献筑吏隐亭于三曲，其后杨文肃、胡文定倡道于此。及朱子开紫阳书院，诸大儒云从星拱，流风相继。迄元明以至于今，而闽学集濂、洛、关之大成，则皆讲学此山者，而山之名遂以甲于天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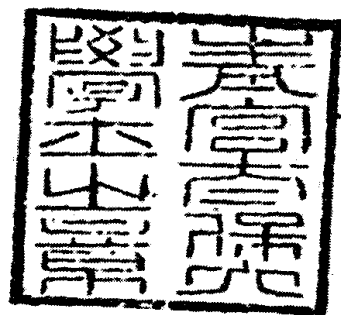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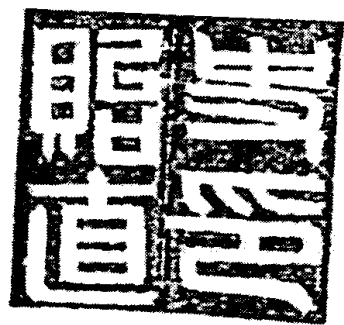
余以己酉、庚戌再莅七闽，闻山之灵秀，将一蜡屐寻幽于三三六六间而未果也。曾能始名胜志而外，欲得山之全志读之，则自刘道元以下十余家，板多散失，其仅存者亦阙略、漫漶无善本，所见刘斧、谢肇淛、钟惺、吴拭诸人游山记，益艳慕之。

时高文良官制府，同年刘艾堂为观风使，及门戴巨川督学政，彼此觴咏唱酬，多及武夷之胜。余于其暇，辄拟征聘文人才士一辑全志，以标兹山胜概，亦守土者所宜有事也。会奉诏开闽两江，则其志又未就。

今年春，族侄曾期方守建宁，邮寄汇志一编，则崇安邑

绅董子天工所编辑也。余披之，部帙裒然，而删繁补缺，纲举目张，序次井井，不啻身亲历览。适董子赴铨造谒，复述原委，请序于余。余既喜山之全胜毕备，且乐董子以吏治闻，而又具有此良史才，以克成余向者游既不果、书又未就之志也。独念文良已没，而艾堂、巨川皆老病于荒江茆屋间。黄公酒垆之叹、庐陵师鲁之志，不禁茫茫交集也。序成，为感慨系之矣。

时乾隆十八年仲春月。经筵讲官、太子太保、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、兼管工部事务、加四级军功、加二级，溧阳史貽直撰



原 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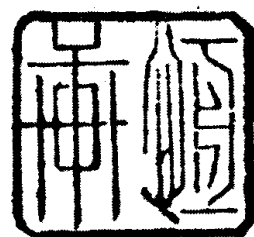
余自弱冠登朝，凡二十余年，其间恭膺简命，曾一校士于两浙，旋又拥节钺于湖南。每遇山川佳处，虽舟车劳顿，未尝不登临眺望，酌酒赋诗，以不虚其所历。然终以宇内名山大川足迹未届者无穷，时时萦诸寤想间，而闽之武夷其一也。

夫武夷之在闽，殆与岱宗之在鲁，太华之在秦，嵩少之在豫，岫嶙之在荆，峨嵋之在蜀，天台、雁荡之在浙，黄山、白岳之在徽，罗浮之在粤左，匡阜之在西江，同为一方之表镇而群山之眉目也。况在赵宋之世，恒为巨儒所托足，龟山、屏山、晦庵、九峰，一时讲学之盛，不下鹿洞、鹅湖，则又不仅玉女、晴川、仙坛、佛地，为足供竹杖、蓝舆流连吟赏而已。乌可不专辑一书以发扬奇胜、表著往迹哉。

昔之为之志者，自刘道元以暨王草堂诸公皆有纂集。而此详彼略，且多残阙，是以余尝神想武夷而曾不得全篇，以恣卧游，盖风流之歇久矣。

今年春，香河令董子天工谒余，道故之余，出此志嘱序于余。余披而读之，见其中川、岩、洞、壑、楼、观、亭、台、圣贤、仙佛、碑记、韵歌、铨次、部居，纤微毕具。令我不啻身亲九曲，登幔亭而涉云涧，游精舍而肃前型，是董子之能挟以俱来也。非其善承先业、殚竭披讨之力未克臻此。余故乐为之言，一以贺武夷之胜概得斯志而益彰，一以庆董子之书成将并之而不朽，且以为四方人士生名胜之区有志于纂述者劝焉。

乾隆十有八年，岁次癸酉嘉平月之望日。赐进士第、经筵讲官、太子太保、协办大学士、户部尚书、世袭一等轻车都尉、加一级，南沙蒋溥书



原 序

自载籍既博，山经水志不下百余种。其最著者如《名山志》、《南康记》、《郡国志》、《临海记》、《广州记》、《南雍记》、《吴地记》、《始兴记》、《五岳图》、《荆南图》、《秦州记》、《十道志》、《兖州记》、《九华山录》、《武陵记》、《隋图经》、《宣城图经》、《益州记》、《神境记》、《南徐州记》、《庐山记》、《湘中记》、《续南越志》、《宜都记》、《括地图》、《洞天福地记》，莫不探幽索险，绘异搜奇，泄鸿蒙之秘而显诸目前，诚巨观也。

独怪武夷以崷峩伟嶂镇七闽，而诸书见称绝少，得无如《名山》不载九华，《水经》独弃巢湖，有遗慨耶！及读南唐张绍《会仙观铭》与宋吴棫《冲佑观铭》、祝穆《武夷山记》，然后知赏之者大有人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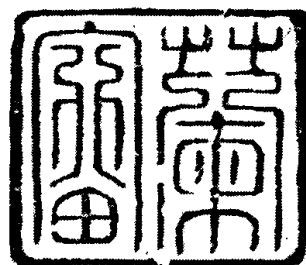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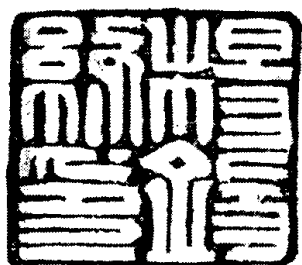
又按，《汉书》“祠武夷君以乾鱼”，《天文志》“武夷星分牛宿”，是知武夷之重更不自唐、宋始也。

因思此山秀结天壤，有宋名贤后先踵接，析疑辨惑于其间，山灵固自不凡，其不借中秋宴客，二子名武、名夷之说，以惊世而骇俗也明矣。第虑积久帙散，古迹难名，来者徒诧为仙窟神宅，而不知为鹿洞、鹅湖，甚可惧也。

今年秋，董子以候任来考，延接之余，出所志武夷相正，且请予序。前列绘图、总志，后分九曲，随载古今艺文，原原委委，朗若眉列。夫注山者不厌详，故曰冢、曰脊、曰椒、曰高、曰岑、曰峤、曰别、曰甌、曰礲、曰岱、曰岷、曰岵、曰岈、曰岨、曰畴、曰麓、曰体、曰砾，均归实录，了无遁形，然后为善。董子之书其庶几焉。

至若地镜载“口呼林林”等语，其事荒怪，且类梵咒，未可入册。董子卷内，虽不尽屏释、道，乃详略攸分，得无意乎？管子云：“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”，安得尽如君之显微阐幽，补古人之缺，证陵谷之移，俾有心人足不出户而放眼十万八千洞洞冥冥内也。是为序。

乾隆十九年孟冬，署吏部尚书、都察院左都御史、加三级、记录三次，清江杨锡绂撰



原 序

自昔名山胜境必因人而传。庐山秀甲天下，然必前有匡续，后有朱子，而后香炉、五老诸峰，始与嵩、华、恒、霍并峙于天地间，为艺林所记载，争与歌咏，爱慕之而不能已。

闽之武夷，亦为东南山水秀异之地。当晦庵讲学崇安时，自辟精舍，令诸从游者诵习其中。亦惟是山闲静远，少避世纷，与二三子可以专意肆力于身心问学中，非必耽玩溪山之胜，与谢公屐履同疲敝于清泉、白石间者比也。生其后者，于昔贤琴剑栖止之区，一草一木皆足令人流连感叹，勿剪而勿拜。况武夷九曲，其境致足以移人，宜乎闽之士大夫规模形势，修建亭榭于其地者，远近相接。于是乎，名胜之多，土膏之厚，茶薺竹木之清佳，以及骚人游士之吟咏，外而道书方士及云蓝香梵之所寄托，不可胜纪。汇而集之，裒然成帙矣。旧志已四种，未为全备，董生天工惧其久而失实也，爰编集散佚，合为一书，立纲分目，瞭然可见。夫以董生之勤，知其志趣所在。庶几日进不已，师其乡先辈之立心制行，以自检束。

昔人山经海志每搜集奇诡，征引繁富，俾观者洞心骇目以为快然，返之于身，毫无裨益，是非董生之志也。董生两任司铎，晋观城令，有声政谱。向尝读书大学，从余游，知之最悉。今抵都赴补，阅志而喜其志之可嘉也，因书于是策而归之。

时乾隆十七年仲冬月，经筵讲官、协办大学士事务、吏

部尚书、教习、庶吉士、加三级，合河孙嘉淦撰

